

金滩战歌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金 滩 战 歌

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四年·西宁

金 滩 战 歌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2,600

统一书号 10097·328 定价 0.25元

目 录

金滩战歌 (小说)	武延年 (1)
“质量师傅” (小说)	周 衍 (17)
草原春秋 (散文)	刘文琦 (30)
大板草原上的凯歌 (散文)	钱佩衡 张景振 (50)
高原春笛奏新曲 (评论)	郭 芸 (63)
炉前春早 (诗二首)	高 颂 (72)
镐 (诗)	胡志超 (76)
哨位上 (诗)	李晓伟 (78)
雪夜送肥 (诗)	张树人 (80)
高原人物 (诗二首)	王 昕 (81)
选战马 (诗)	王大成 (86)
爸爸教我扶犁杖 (诗)	杰 夫 (89)
祖国像松柏树长青 (花儿五首)卜锡文 强光杰搜集整理	(91)
风雪搬圈 (快板书)	孟宪治 (93)
叔叔站岗昆仑山 (新儿歌十三首)	左可国 (105)
后记	(119)

金 滩 战 歌

海北 武 延 年

大暑刚过，接连四五个阴雨天，今儿转晴啦。我把行李卷往背上一摞就上路了。

心里真高兴，今年秋收正好把我分到东川生产队。

俗话讲“暑里的天气，三九的风”，走过红崖湾，背上的小行李卷也像变成一块大石头，越背越重，来到兴庄桥头，眼前几棵大柳树，我便放下行李歇缓起来。

树大叶密，真象个大伞。我坐在树下解开纽扣，扯起衣襟唰唰唰扇着凉风，心里才感到舒坦了些。我凝视河对岸东川生产队，顿时，心里象吃了一块冰糖，甜滋滋的。一年没来，变化真大啊！原先光秃秃的和尚山，而今却是层层梯田伸到山顶，远远看去，地里绿茵茵的庄稼象裹在山上的彩带。庄子前面的那片老水地，现在更是引人入胜——顶头桃梨累累，底下麦浪滚滚。眺望那红山根的河滩地：嘿！金灿灿，黄橙橙。我独自一个人差点儿跳起来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啊。要知道，眼前的这一切，全是东川生产队广大贫下中农学大寨的成绩，是艰苦奋斗的结果。心里我不仅爱东川的景色，想往东川的巨变，更

使我惦记的是战天斗地的东川人啊！

前年二月，我头一次来到东川。那时正是冰天雪地，我嘎吱嘎吱的踏着厚雪过了兴庄桥，绕道走到一块河滩，眼前一片银白，我正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走着。

蓦然，前面出现一个人，急匆匆地在雪地上转着，一会儿停停，一会儿又迈开了大步，象找什么东西似的。

到跟前，原来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，头戴一顶“火车头”棉帽，身穿短大襟山羊皮袄，一根羊毛扎绳紧紧系在腰里。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，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。没等我开口，老人先问道：“喂！同志，你是来东川的吧？”

我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唉，那你绕的倒远掉了。”老人说，“那也好，你帮我记个数，完了我们一块回。”

“你是东川生产队的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大雪天，你在这儿干啥？”

“抽空儿量一量这滩有多大。”他努努布满胡茬的嘴巴，指着眼前白茫茫的河滩回答。

“量这……”我望着坎坷不平的河滩，疑惑不解。

“我们打算平整这滩，让这滩给人民献粮食”。

“能行？”

“人家大寨移山填沟造平原，我们要向大寨人学习，只要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

几句短而有劲的话，深深感动了我。我说：“人大干，地大变，只要大家有决心，困难算不了啥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眼角儿的皱纹堆成两朵花。

.....

到了东川生产队，他把我领到名叫山春青的队长家，给山队长汇报了河滩的数字，说是有件要紧的事儿，山队长没留住，他走了。

我和山队长的言谈中，才知道这人姓李。名字呢？小时候都叫他朶娃，年轻时给地主放羊都叫他羊倌，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老羊倌，至于名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土改时，工作组同志，知道他姓李，也就叫他李羊倌。年纪大了，大家也才慢慢叫他李家阿爷。

话题转到那河滩上，山队长带着对李家阿爷爱敬的，夸赞地说：

“嗨！我们李家阿爷心都操着大家的事，他把东川的山山沟沟怎样平怎样填，规划得头头是道，真把几十年以后的东川应成个啥样儿，全捉摸安排得有条有道。”

“这滩他准备咋搞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我俩喧了一阵，他说这是一块宝地，不要看它现在乱石成堆，我们要它粮食成堆。”

“你想能行吗？”我试探地问。

“咋不行？”山队长说，“前年个，我们提出要在后面那个和尚头山修梯田，当时有的人就摇头说：‘那山上能长庄稼，我把大牙拔给。’李家阿爷说！‘修！大寨人虎

头山上种出了庄稼，我们就能在和尚头山上种庄稼。拔给大牙也好嘛，我就需要几个大牙哩。’嗨！梯田一修，二级电灌站装上，哗哗水一浇，化肥一施，啧啧，庄稼长得阵势大啊！头一年修的梯田就收了粮食一万三……”山队长爽朗地笑了。

“一万三千斤，多少亩地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二十五亩。”

“那不是上纲要了！”

“我们全队平均亩产已跨过了‘黄河’，在追‘长江’哩。”山队长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正巧，晚上山队长把我安排住在李家阿爷家，说是他家比较宽展，又没有小孩，写个材料方便。

李家阿爷是个健谈的人，性格很直爽，加上我这个直筒子，没说几句，我俩混熟了。

李家阿爷的话，说得总是很风趣，常惹得人笑。说到他对河滩改造的打算，他突然神色严肃：想想解放前，我在狗地主们的压迫剥削下，过的是说不完的孽障，看看现在，党对我们贫下中农的关怀，过的是甜滋滋的日子，我能不把自己的心全掏出来，按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指示的道道奔吗，说完，他把烟瓶灰在炕沿一磕，朝腰带上一插，大手朝对面饲养院一指，说：“今晚社员一起要讨论这个大事呢。走，我们过去。”

饲养院一个大房子里灯火辉煌，里面火炉烧得通红，炕上、板凳上、墙根里坐满了男女社员。妇女们在互

相说笑，低语着，男子们抬着老旱杆烟对着火，巴答巴答地抽着。刚一进去，众人见我们忙着让座。副队长说，山队长有事待会儿就来。说着，他宣布先开会，要大家先议着。他简要的讲了一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意义后，着重讲了一下在河滩平整地的问题。一说起这块河滩地，社员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议开了。

“干！只要人家加把劲，甭说一个滩，再有十个滩也不在话下。”一个尕小伙首先发了言。

“就是嘛，要大变，先大干，我赞成平整”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接着说。

“干，说倒好说，问题是冻得挖不成，干脆我看天气热乎了再谋算……”这是蹲在墙跟儿的一个头载着氍毹帽的中年汉子的说话。

顿时，房子里热腾腾地辩论开了：

“王富贵，喂！你不想干了躺着去，你这是啥话嘛！”几个小青年火旺旺地跳起来，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我不同意王富贵的意见！”一个坐在王富贵对面的年轻妇女，霍地站起来，用手拂了拂短发，忿忿地说，

“毛主席号召我们咋做，我们就咋做，没有错。大家还记得前年修梯田的事儿吧，有的人当时也泼凉水，说‘你们能在和尚山种出庄稼我把大牙拔给哩’。庄稼不是长出来了吗？而且长得那样好！我看，河滩是一片好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平整好，明天就开始干！”

“窦嫂说得对！”很多姑娘、小伙子异口同声地喊起来。

“河滩全是大石头，可不象和尚山呀。”也有人疑惑地问。

大家正在七嘴八舌的时候，山春青队长进来了说：

“我同意窦嫂的意见，明天就干，坚决保证春耕前拿下河滩！”他说得铿锵有力，他挥了挥手继续说，“刚才我给公社汇报了河滩的亩数和我们的初步打算，公社赵书记很支持我们的做法。”

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激动人心的讨论会，象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窝，心里顿时滚动起来。

“李家阿爷，你把昨晚喧了的那个话，再给大家讲一遍。”山队长望着我旁边的李家阿爷说。

“好！”李家阿爷捋了一把山羊胡子，愤怒地叙述了一段往事：那是一九五九年八月，秋收刚刚结束，东川生产队广大贫下中农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掀起了在河滩搬石造地的热潮。抬石头，砌河坝，社员们个个象火车头添足了煤，机器加足了油，劲头可大啦！可是，一条长长的拦河坝眼看就要砌成了，从县上来了个“领导”，他瞟了一眼，就摇头说你们吃上饭没事干，前人没敢动的滩，你们想种庄稼，那不是瞎子点灯。平这滩干脆算了，集中力量搞点副业，抓点现钱。非要平，谁有力量谁平，产粮归个人所有。李家阿爷忿忿地说：“这不是走富的又富，穷的再穷的歪路吗？！”那人晃着脑袋说：“这是上面的指示，你们对抗，可小心犯错误。”说罢香烟一点，扬长而去。平滩造地的烈火就这样被扑灭了，结果一场洪

水，砌起的半截河坝冲了个一千二净……

山队长听到这里，两眼迸发着怒火，说：“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推行小农经营，弃农经商的罪行，想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受二茬罪，这是白日做梦！我看，大战河滩的战斗要立即打响。”

“对！大战一百天，改造河滩地，让荒滩给我们献粮食！”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一阵喧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抬头一看，李家阿爷不知啥时候出去了，炕上空空的。我披上衣服，来到了河滩。

嗨！滩上好热闹呀，架子车、抬筐、背斗在人群中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一群群男女社员正挥舞着镢头、铁铤，挖砂背石。整个河滩上笑声四起，歌声飞扬，一片热气腾腾地劳动景象。

“架子车过来！”忽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。

“我背！”随着洪亮的声音，人群中挤出一个人，我一看，这不是李家阿爷吗？

“阿爷，这个我背，你该缓个了。”一个年轻小伙子喊着冲到老汉身边。

“乖乖！能背动吗？”我在一旁愣住了，我恐怕挪也挪不动。

“嗨！年轻人挣坏了可找不上对象啊。”李家阿爷真会开玩笑，惹得跟前的人都笑弯了腰。

小伙子不服气地挤到跟前，使了个鬼脸，说：“挣坏

了你，老阿奶可骂我们哩。”

还是李家阿爷麻利，一屁股把小伙子顶得老远，跟前的人笑得前伏后仰时，他一弓腰，俩老汉把架起的大石头放在背上，“噌噌噌”一阵碎步走远了。

这滩，多年来发洪水，流砂一层一层堆聚而成的。滩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卧牛石、鹅卵石，挖起来十分费力，再加上这数九寒天，冻层象铁板，硬得很哪！一镢头挖下去砂粒直溅。我直起腰看了看李家阿爷，只见他鼻子里一个劲地“哼！哼！”地使着劲，手里的镐头抡得飞快。忽然“咔嚓”一声，镐把断了。

“嘿！真是，你又把一个镐把整断了。”一个社员对李阿爷又关心又埋怨地说。

“这镐把质量太差。”说着，李家阿爷咚咚咚跑到一堆衣裳跟前，捞起一根预备的新镐把，劈啪两下安上了。

忽然，麦田里响起了嘹亮的“花儿”声，把我从回忆中惊醒：

黄土山栽果树哩，

决心大，

荒滩上种庄稼哩，

贫下中农干劲足，

学大寨，

要高原赛江南哩。

随着歌声，河滩金黄色的麦田里闪出挥舞着银镰的男女社员。啊！那不是李家阿爷和山队长嘛，你看：他们弓

着腰，晃动着身躯，摇摆着有力的胳膊，多象驰骋在麦浪中的海鹰啊。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在追赶地竞赛……

我背起行李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起来。

登上巨龙似的拦河坝，还没到地头，就不禁放声喊起来：“李家阿爷——山队长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李家阿爷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，定神一看，认出是我，高兴地喊道：“嗨，武同志来啦！”

我急忙在地边放下行李，抽出插在行李卷上的镰刀，奔了过去。

“武同志，你这镰刀吃不开；你看这庄稼，河滩变成金滩了，哈哈……”李家阿爷风趣地说。

是啊，变了！变了！砂滩确实变成金滩啦！

我凝神望着一轮艳阳照耀下的金灿灿，黄橙橙的麦田，望望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心里啊，多么激动啊！

东边咆哮的湟水河，掀起巨浪，冲向巨龙似的长堤，被碰得粉碎，变成一片片白沫子乖乖儿的拐了个弯溜走了。顿时，去年七月的一件事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：

我到治龙生产队采写了篇消息，回来路过东川遇上下雨，没走几步，自行车的前后瓦被泥塞了个严严实实，前后轮都不转了，头上瓢泼大雨在浇，我用肩扛着车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。

我扛着自行车，正弯下腰提被泥沾掉的布鞋。突然听到“哧哩哧哩”的响声，我透过雨帘循声望去，嚇！也真有有本事的人。只见此人正弯着腰，身子几乎要贴到地面

上，精脚片，大光头，拉着一辆架子车过来了。车子显得很重，草帽和衣裳蒙在上面，看不出拉的是啥货。我急忙躲到路边，让开路。

“嗨！这不是李家阿爷吗！”我不禁大声喊起来。

李家阿爷停住车，雨水在他脸上流淌。他抹了一把脸：

“哈！武同志，车子骑人啦！”

心想：你把草帽放在车子上，光着头让雨淋，还寻我的点儿！就问：“李家阿爷，拉的啥宝贝？”

“粮食的粮食。”李家阿爷说，“走，走，走，快到园房里避个雨。”

我没有完全弄清阿爷的意思，眼看这雨大，实在没办法走，只好把自行车放到架子车上，我在后面推着，跟李家阿爷走。

走着，才知道车上扎扎实实装着一车化肥。泥泞的路上拉空车子就够费劲了，他一个人拉着一车化肥，真不简单哪。

“山队长呢？”我走到前边拉起车把问。

“领着社员正在滩上撒化肥。”李家阿爷喘着粗气说。

“给啥撒化肥？”我懵住了。

“就是去年冬天平整的那八十亩地。嗨，你走去看一看，准把你吓一跳。”阿爷挂满水珠的脸上充满了悦色。

车子顺着一一条平坦的砂子路往前走，路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包谷地。经过这场大雨的洗刷，包谷格外碧绿青翠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象一队队雄武的士兵，昂首挺立。杆儿上

鼓囊囊的棒子，留着长长的褐色胡子。

“李家阿爷，这是你们队的包谷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“可不，还有你的份儿哩。”

“我有啥份儿？”

“你看，那不是我们挪过来的石头。”

“噢！”我明白了，这正是那大石头堆满滩的河滩嘛！

蓦然，包谷丛里传出一阵嘹亮的歌声：

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，
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……

嘿！这不是队长山春青的声音？唱得好啊！眼前这不正是东川生产队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画出的高原鱼米乡嘛！

我和李家阿爷急忙把化肥袋抬进小房，倒出半袋来我抱起就往地里钻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李家阿爷一把抓住我说“看你冻得牙齿打架哩，快进园房，上炕暖暖”？

社员们冒雨干活，我年轻轻地象话吗！

“不！阿爷……”

“不啥？不（布）在供销社里放着哩。”李家阿爷一把把我推到炕沿上，瞪了我一眼。

“我找山队长有个主要事儿。”我找了个借口。

“瞎！你们这些下来的同志，就是闲不住。”阿爷埋怨着先出去了……

我们撒罢化肥，雨已停了。社员们蹲在一条垅坎上，

抽着旱烟，赞叹着、欣赏着。李家阿爷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幸福的光辉，脸上流露着无限的豪情。

包谷杆儿上绑着许多细线，好象把棒子在往长里拉。

“嘿！这是我们李家阿爷的科学。”

“这，谁不知道，谁都要吃肚子嘛。”队里有名的“活宝”——朶有子，反背着手，风趣地说，“我，我把大牙拔给。”

垄坎上蹲的人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刚才说“科学”那个人却红着脸，眼睛瞅着朶有子，说：“你咋老用老眼光看人。”

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李家阿爷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光开玩笑，人家富贵进步了，再不要寻人家的短儿。”

雨停了，天也渐渐转晴了。

李家阿爷对山队长说：“你们回去吃饭，有情况我敲锣。”

社员们说说笑笑披着夕阳的余辉回去了。

李家阿爷再三劝挡，我就留在园房里过夜。

晚上，我俩躺在热炕上喧着：

“年时，种包谷得了个教训。”

“啥教训？”我问。

“打了化肥，包谷长的杆儿高，棒子也挺大，哎，搬下来一看棒子籽儿少。治龙队同样高的杆儿，大棒子鼓囊囊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当时我也不知道，跑去和看守包谷的人一喧，嘿，人家用了科学，叫‘人工授粉’，今年我绑了些绳绳线线，种田也需要科学嘛，就是阵势大。”

“今晚夕敲啥锣？”我想起他对社员们说的那件事。

“云跑南，扯起船，你没见后晌云彩往南跑。”

我透过柳条编的棚栏门，看着天上闪烁的星星。心想：没有这样灵吧？

李家阿爷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本，借着煤油灯光，翻阅着。上面尽画着些歪歪扭扭的道道，只有他一个人明白。我因昨天晚上整理了半夜稿件，今天又走了十多里路，浑身乏困，眼皮直打架，没有心思再研究他划些啥名堂，合起眼，进入了梦乡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，定神一听，狂风拍打着小窗户上堵的报纸，外面电闪雷鸣，哗哗大雨直倒，远处传来咆啸的水声。

“阿爷！”我记起阿爷敲锣的事，大声喊道。

“……”。

我伸手一摸，被窝空空的，他早就走了。

我披上衣服，拉开柳条门，踩着泥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长堤奔去……

长堤上，手电筒、马灯照得通亮，人声、水声、雨声混杂在一起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。社员们正紧张地战斗着；抱草捆，背石头，抬砂子一齐拥上长堤岸。